

常青藤 名家名译

亲 | 近 | 文 | 学 | 大 | 师 · 阅 | 读 | 世 | 界 | 经 | 典



Война́ и мир

战争与和平（下）

[俄] 列夫·托尔斯泰 著 草婴 译

太阳早已落山。空中稀稀落落地亮着几颗星星；初升的满月在
天边倾泻出一片红光，它像一个巨大的红球，奇妙地荡漾在灰蒙蒙
的暮霭中。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
常青藤 名家名译



Война и мир

战争与和平(下)

【俄】列夫·托尔斯泰 著
草 婴 译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战争与和平 / （俄罗斯）列夫·托尔斯泰著；草婴译. -- 南昌：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，2017.5

（常青藤名家名译）

ISBN 978-7-5568-2412-0

I. ①战… II. ①列… ②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005764号

战争与和平 （俄）列夫·托尔斯泰/著 草 婴/译

责任编辑 孙蕾蕾

特约编辑 杨立新

封面设计 王志强 彭 蕾 熊文华 崔 玥

策划制作 北京知信阳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（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）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

印 刷 深圳市福圣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68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87

字 数 1100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2412-0

定 价 92.00元（全三册）

赣版权登字-04-2017-245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，服务热线：0791-86512056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三部 935

第四卷

第一部 1056

第二部 1112

第三部 1158

第四部 1208

尾 声

第一部 1268

第二部 1326

第三部

1

运动的绝对连续性是人类智慧所无法理解的。人类只有从运动中任意撷取一些片断加以观察，才能理解这种运动的规律。不过，把连续的运动分割成不连续的片断，这是造成人类大部分错误的原因。

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古代诡辩术：阿喀琉斯^①永远追不上前面的乌龟，虽然阿喀琉斯比乌龟走得快十倍。因为当阿喀琉斯走完他同乌龟之间的距离时，乌龟又走了这距离的十分之一；阿喀琉斯走完这十分之一的距离时，乌龟又走了百分之一的距离，以此类推，永无止境。这个问题古人无法解决，并因此产生阿喀琉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荒唐答案。这是把运动任意分割成不连续的片断造成的，但阿喀琉斯和乌龟的运动却是连续不断的。

采用越来越小的运动单位，我们只能接近而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。只有承认无穷小和由此而产生的十分之一的级数，并取得这一几何级数的总和，我们才能获得问题的答案。数学的一个新分支已能处理无穷小的问题，在其他更复杂的运动问题上，现在也已能解决过去所无法解决的问题。

这个古人所不知道的数学新分支，在研究运动问题时，承认无穷小的存在，也就是恢复运动的主要条件（绝对连续性），因而纠正了人类研究运动

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。

的个别片断而不研究运动连续性所犯的不可避免的错误。

探索历史运动规律，情况完全相同。

人类的运动，是人类无数意志积累的结果，是连续不断的。

掌握这个运动的规律是历史学的目的。但为了掌握人类意志总和的不断运动的规律，人的智慧就拿意志的不连续的片断来加以研究。历史学的第一种研究方法是，撷取一系列意志的连续性事件孤立地加以研究，其实任何事件都不可能有一个开端，因为一件事总是连续地从另一件事产生的。第二种方法是把一个人（皇帝、统帅）的个人行为看作众人意志的总和，其实众人的总和从不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。

历史学在本身的发展中不断拿越来越小的片断进行研究，想以此接近真理。但不论历史学研究的片断多小，我们认为，承认与其他事情无关的孤立片断，承认任何现象的开端，承认众人的意志可以表现在一个历史人物的行动中，都是完全错误的。

任何历史结论，不需评论界费一点儿力气，就会被彻底推翻，化为乌有，就因为评论界总是拿或大或小的孤立片断来进行研究；评论界总是有权这样做，因为历史片断总是任意选取的。

只有承认无穷小的单位——历史的微分（就是人的个人倾向）而进行观察，并掌握求积分的方法，我们才有希望认识历史的规律。

19世纪最初十五年，欧洲发生了几百万人的非常的运动。人们放弃自己惯常的活动，从欧洲这一边跑到那一边，到处抢劫，互相残杀，欢庆胜利，灰心丧气，整个生活在几年里发生变化，出现了剧烈的运动，起初不断发展，后来逐步衰落。人的智慧问：这个运动的原因是什么？它是按照什么规律进行的？

史学家回答这个问题，向我们介绍巴黎一座大厦里几十个人的言行，并把这些言行称作“革命”；然后介绍拿破仑和他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详细经

历，叙述他们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影响，并且说这就是发生运动的原因，这就是运动的规律。

但人的智慧不仅不相信这种解释，而且直率地说，这种解释方法是错误的，因为按照这种解释，极其微小的现象可能被当作极其重大事件的原因。人们意志的总和造就了革命和拿破仑，也是这些意志的总和容忍了他们，又把他们消灭。

“但每次征服都有征服者；每次国家发生革命都有伟大人物。”历史这样说。人的智慧回答说：不错，每当出现征服者的时候就有战争，但这并不证明，征服者就是战争的原因，也不证明从一个人的个人行为中可以找到战争规律。我每次看表，时针指到“十”，我就听见附近教堂钟声当当，但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，每当指针指到“十”，教堂响起钟声，时针的位置就是打钟的原因。

每次我看见火车头开动，就听见汽笛声，看见阀门打开，车轮转动；但我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，汽笛鸣响和车轮转动是火车头开动的原因。

农民说，暮春刮寒风，是因为栎树抽芽。的确，每年栎树抽芽的时候，总要刮寒冷的春风。虽然，我不知道栎树抽芽时刮寒风的原因，但我不能同意农民认定栎树抽芽是刮寒风的原因的说法，因为风力不受抽芽的影响。我只看见生活现象中某些条件的偶合，并且知道，不论怎样长久仔细观察表的指针、机车阀门和车轮以及栎树的抽芽，我都不能知道出现钟声、机车开动和刮春风的原因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应该彻底改变我的观点，研究蒸汽运动、钟鸣和刮风的规律。对历史也应该这样做。这方面的尝试已经有人做过了。

要研究历史规律，我们应该完全改变观察的对象，抛开帝王将相，而着眼研究支配群众的同类无穷小的因素。没有人说得出来，这样研究历史规律，人们能取得多大成就；但显而易见，只有用这种方法，才有可能发现历史规律，而人的智慧在这方面所做的，还不及史学家描述帝王将相事迹和评论

他们行为的百万分之一呢。

2

欧洲十二个民族入侵俄国。俄国军队和俄国人民避免冲突，退到斯摩棱斯克，又从斯摩棱斯克退到鲍罗金诺。法国军队不断加速冲向莫斯科，冲向运动的目标。这种冲力越接近目标就越大，就像物体坠落，越接近地面速度越快一样。背后是几千俄里饥饿敌对的国土，前面离目标还有几十俄里。这一点拿破仑军队的每个士兵都感觉到，而侵略就凭着一股冲力向前推进。

俄军越往后退，仇恨敌人的怒火就烧得越旺；在后退的过程中队伍越加集中，力量越加增强。在鲍罗金诺周围双方发生了冲突。双方军队都没有溃败，但俄国军队在冲突后不得不立刻后退，就像一个球，碰到另一个冲力更大的球，不得不后退一样；那个猛冲的侵略的球，虽然在冲突时失去全部力量，还是要滚一段路。

俄军后退一百二十俄里，退离莫斯科，法军到达莫斯科，在那里停下来。此后五个星期没有打过一仗，法军停住不动。他们仿佛一头负了致命伤、流血不止的野兽，舔着自己的伤口，五个星期一直留在莫斯科，什么事也没做，突然无缘无故往回跑。他们直奔卡卢加大道（在获得胜利之后，因为马洛雅罗斯拉韦茨城下的战场又落到他们手里），没有打过一场大仗，就更快地逃回斯摩棱斯克，过了斯摩棱斯克到维尔诺，又到别列津纳河，一直后退。

8月26日晚上，库图佐夫和全体俄军相信，鲍罗金诺一仗打胜了。库图佐夫就这样呈报皇上。库图佐夫下令准备新的战斗，以击溃敌人。他这样做，并非要欺骗什么人，而是因为他知道，敌人被打败了，而这一点，每个

参与战斗的人都是知道的。

但就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，传出损失空前惨重、俄军伤亡一半的消息，因此要进行新的会战人力显得不足。

情报尚未收集，伤员没有运走，弹药没有补充，阵亡人数没有统计，补缺的新指挥员没有任命，士兵没有吃饱睡足，无法进行新的战斗。

然而，就在会战后的第二天早晨，法军凭着同距离成反比的冲力向俄军推进。第二天库图佐夫想进攻，全体俄军也想进攻，但要进攻光靠愿望是不够的，还要有进攻的可能，而进攻的可能却没有。俄军被迫后退一天的行程，接着第二天又被迫后退一程，第三天又被迫后退一程，最后，到了9月1日，军队接近莫斯科，虽然士气有了提高，但形势却迫使俄军退过莫斯科。然后俄军又退了最后一程，把莫斯科放弃给敌人。

有些人惯于认为，统帅们制订战争和战役计划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坐在书房里，面对地图，考虑着应该怎样部署作战计划。这些人常常会问：为什么库图佐夫在撤退时不这样做不那样做？为什么他不在到达菲里之前占据阵地？为什么他不立刻退到卡卢加大道，放弃莫斯科？等等。惯于这样思考问题的人，忘记或者不知道任何一个总司令行动时无法避免的条件。我们可以悠闲地坐在书房里，根据双方一定数量的军队，在某一地方，从地图上研究一场战役，并假定从某一时间开始行动。然而统帅的行动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。总司令从来不会出现于事件的开端，而我们看事往往只看它的开端。总司令总是处身在一系列变动着的事件中间，因此他从来不可能考虑当前事件的全部意义。每件事都是不知不觉、一瞬间又一瞬间地逐渐形成的，在事件连续不断形成的每一瞬间，总司令都处在错综复杂的竞争、阴谋、忧虑、依赖、权力、方案、意见、威胁、欺骗之中，必须经常回答向他提出的无数相互矛盾的问题。

军事专家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，库图佐夫在到达菲里之前，早就应该把军队调到卡卢加大道，甚至有人曾向他提过这个方案。但摆在总司令面前

的，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，往往不是一个方案，而是几十个方案。这种根据战略和战术制订的方案往往是相互矛盾的。而总司令的任务只是从中选出一个方案来。但就连这一点他也办不到。事情和时间不等人。譬如说，有人建议他在28日越过卡卢加大道，但这时有个副官从米洛拉多维奇那里骑马跑来向他请示，立刻同法国人交战还是撤退。他必须立刻发出命令。而撤退的命令就使我们不能拐到卡卢加大道上去。副官走后，军需官来请示，食品往哪儿送；医院院长来请示，伤员往哪儿运；信使从莫斯科送来诏书，不许放弃莫斯科；总司令的对手（这样的人不止一个，而是好几个）暗中陷害他，向他提出同转向卡卢加大道相反的新方案，总司令自己筋疲力尽，需要睡眠和饮食；一个功勋卓著而没有获奖的将军前来叫屈；居民要求保护；一个奉命去察看地形的军官，带回来的报告同前一个奉派的军官的报告正好相反；一名探子、一个俘虏和一位奉命侦察的将军的敌情报告各个不同。一些惯于不了解或忘记一位总司令采取行动所必要的条件的人，例如向我们介绍菲里两军的形势，并认为总司令可以在9月1日自由决定放弃还是保卫莫斯科的问题。事实上当时俄军离莫斯科还有五俄里，不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。那么，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？是在德里萨城下，在斯摩棱斯克城下，尤其明显是24日在舍瓦尔季诺，26日在鲍罗金诺，在从鲍罗金诺向菲里撤退的每一天、每一小时、每一分钟里做出决定的。

3

俄军从鲍罗金诺撤退，驻扎在菲里。叶尔莫洛夫奉命视察阵地后，回到陆军元帅那里。

“在这个阵地上作战是不可能的。”他说。库图佐夫惊奇地对他瞧瞧，要他再说一遍。等他说完，库图佐夫向他伸出手去。

“把手伸出来，”库图佐夫说，翻过他的手，摸摸他的脉搏说：“你有病，老弟。你想想，你说的是什么话。”

库图佐夫在离陶罗戈米洛夫门六俄里的波克朗山下了车，坐在路边凳子上。一大批将军围着他。拉斯托普庆伯爵从莫斯科来，也和他们待在一起。这些显要人物三五成群，各自谈论着阵地的利弊、军队的状况、提出的计划、莫斯科的局势和一般的军事问题。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军事会议，虽然他们不是奉命来开会的，也没有人说这是开会。大家谈的都是公事。即使有人谈到或问到个人私事，也总是悄悄说几句，很快又回到公事上来。没有人说笑话，没有人发笑，就连笑容都看不到。大家显然都想保持严肃庄重的神色。每一群人谈话时都竭力想离总司令近一些（他的凳子成了几群人的中心），并且说得使他能听见。总司令听着，有时请他们把话重复一遍，但他自己并不参加谈话，也不发表意见。他听了一群人的谈话，往往现出失望的神情（仿佛他们所说的，绝不是他希望听到的），并且转过身去。有人谈到选定的阵地，他们所批评的与其说是阵地，不如说是选定阵地的人的智力。有人说，错误早就犯了，仗应该前天打的。有人讲到萨拉曼卡战役，那是刚来不久的穿西班牙军服的法国人克罗萨尔介绍的。（这个法国人同一个在俄军服役的德国亲王研究了萨拉戈萨的被围^①后，认为可以用同样方式保卫莫斯科。）拉斯托普庆伯爵在第四群里说，他同莫斯科民兵准备在京城城墙下为国捐躯，但他仍因当时不了解情况而感到遗憾，要是他早知道情况，局面就会不同了。第五群人炫耀他们深奥的战略思想，谈到军队应该选择的方向。第六群人谈的完全是废话。库图佐夫的脸色变得越发焦虑和悲伤了。从所有这些谈话中库图佐夫明白一件事：保卫莫斯科是绝对不可能的，要是有个疯狂的总司令发出作战命令，那就会出现一片混乱，而仗还是打不起来。仗之所以打不起来，是因为高级指挥官不仅认为无法

① 萨拉戈萨是西班牙城市，1808—1809年两度被法军围困，1809年2月经过两个月英勇抵抗后沦陷。

守住阵地，而且他们所讨论的只是阵地必然弃守后的局面。既然司令官们认为无法守住阵地，他们又怎能带领军队上战场呢？下级军官，甚至包括士兵（他们也在议论），也认为阵地无法守住，他们既然认为必败无疑，当然也就无法作战。如果说别尼生仍坚持守住这个阵地，别人也还在进行讨论，那么，这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，只是争论和阴谋的借口罢了。这一层库图佐夫是明白的。

别尼生选择了阵地，表现出热烈的俄罗斯爱国感情，坚持保卫莫斯科。库图佐夫听到他的话，不能不皱眉头。库图佐夫对别尼生的用心了如指掌：如果保卫失败，就把责任推到库图佐夫身上，因为他不战而退，一直退到麻雀山；如果胜利，那就归功于自己；如果他的建议遭到拒绝，那就可以推卸放弃莫斯科的罪责。但现在老人家并不关心这个阴谋。他关心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。而那个问题的答案他没有从任何人的嘴里听到过。现在他关心的问题只是：“难道真是我让拿破仑来到莫斯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这样做的？这是什么时候决定的？是昨天我命令普拉托夫撤退时，还是前天晚上我打了瞌睡，吩咐别尼生下的命令？还是更早一些？但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决定的？莫斯科不得不放弃。军队不得不撤退。那样的命令非下不可。”他觉得发这样可怕的命令，等于交出军队的指挥权。不仅如此，他爱好权力，惯于当权（他在土耳其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手下任过职，普罗卓罗夫斯基公爵得到的荣誉使他愤愤不平），他自信他命里注定要做俄国的救星，因此违反皇帝圣旨，遵从民意，当选为总司令。他相信，只有他一个人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统率全军，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敢于对抗常胜不败的拿破仑。他想到他不得不发的命令，不禁毛骨悚然。但他必须做出决定，必须制止周围过于自由的谈话。

他把几位高级将领召到跟前。

“不论我的头脑是好是坏，我可不能再依靠谁了。”他说着从凳子上站起来，骑马到菲里去，那里停着他的马车。

下午二时，在农民萨伏斯季扬诺夫家较好的宽敞的正房里举行军事会议。一家老少只好都挤在后房。只有萨伏斯季扬诺夫的六岁小孙女玛拉莎留在正房的炕上。总司令喜欢她，喝茶时还给了她一块糖。玛拉莎又胆怯又高兴地从炕上瞧着将军们的脸、军服和十字勋章。这些将军一个接一个走进屋里，分坐在圣像下的宽大凳子上。“爷爷”（玛拉莎心里这样称呼库图佐夫）自己单独坐在炕后的黑暗角落里。他身子深陷在折椅里，不断清着喉咙，拉着军服领子，领子没有扣上，但仍卡着他的脖子。进来的人一个个走到总司令面前。总司令同有些人握手，向有些人点头。副官凯萨罗夫想拉开库图佐夫对面的窗帘，但库图佐夫生气地对他摆摆手。凯萨罗夫明白，总司令不愿让人家看见他的脸。

农家的杉木桌上摆着地图、作战计划、铅笔和纸，四周聚集了那么多人，勤务兵只得又搬进一条长凳放在桌旁。叶尔莫洛夫、凯萨罗夫和托里就坐在这张长凳上。在圣像下的首席上坐着巴克莱·德·托里，他前额很高，秃头，脸色苍白，满脸病容，脖子上挂着圣乔治勋章。他发烧已有两天，此刻浑身发冷酸痛。他旁边坐着乌瓦罗夫。乌瓦罗夫迅速地做着手势，向巴克莱低声（人人说话都是这样）报告着什么。矮小圆脸的陶霍杜罗夫扬起眉毛，双臂交叠在肚子上，留神地听着。另一边坐着奥斯吉尔曼-托尔斯泰伯爵。他一手托着宽阔的大脑袋，眼睛炯炯有神，仿佛在想心事。拉耶夫斯基现出不耐烦的神情，习惯成自然地卷着两鬓上的黑发，时而瞧瞧库图佐夫，时而望望房门。柯诺夫尼岑刚毅、俊美而和善的脸上浮起亲切而调皮的微笑。他遇见玛拉莎的目光，向她挤挤眼，引得女孩忍不住笑了。

大家都在等待别尼生。他借口重新视察阵地，其实在吃他那顿美味的午餐。大家在等他，从四点等到六点。在这段时间，大家没有讨论，只是低声闲谈着。

直到别尼生走进屋里，库图佐夫才从角落里出来，坐到桌子旁边，但没有让烛光照到脸上。

别尼生在会议一开始就问：“不战而放弃俄国神圣的古都呢，还是保卫它？”大家沉默了好一阵。个个脸色阴沉。在一片肃静中只听见库图佐夫愤怒的喘息和干咳声。一双双眼睛都望着他。玛拉莎也望着“爷爷”。她最靠近他，看见他皱着眉头，好像要哭的样子。但这个局面没有持续多久。

“俄国神圣的古都！”库图佐夫突然说，愤怒地重复别尼生的话，借此引起大家注意他的虚伪腔调。“对不起，阁下，这话对俄国人可毫无意义。”库图佐夫笨重的身子向前倾。“这样的问题不该提出，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。我请各位来讨论的是军事问题，具体地说：拯救俄国要靠军队。是冒损失军队和莫斯科的危险而应战呢，还是不战而放弃莫斯科？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。”他往椅子背上一靠。

讨论开始了。别尼生还不肯认输。他同意巴克莱等人认为不可能在菲里城不进行保卫战的意见，但他充满俄国式爱国感情和对莫斯科的热爱，提出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，第二天进攻法军右翼。意见分歧，对他的建议有的赞成，有的反对。叶尔莫洛夫、陶霍杜罗夫和拉耶夫斯基赞成别尼生的意见。这几位将军不知是出于保卫京城自我牺牲精神呢，还是出于其他考虑，但他们仿佛不懂，这次会议不可能改变事态的发展，莫斯科实际上已经被放弃了。其余几位将军懂得这一点，放下莫斯科问题，谈论军队撤退时应取的方向。玛拉莎目不转睛地望着眼前的事，对这次会议有她的想法。她觉得事情就在于“爷爷”同“长袍”两人之间的争论（她管别尼生叫长袍）。她看到他们谈话时相互发脾气，她在心里偏袒“爷爷”。在谈话中间，她发现“爷爷”调皮地向别尼生瞟了一眼，接着她高兴地看到，“爷爷”对“长袍”说了些什么，说得“长袍”哑口无言。别尼生突然脸红起来，怒气冲冲地在屋里走来走去。使别尼生激动的原因是，库图佐夫不慌不忙低声分析了别尼生建议（夜间把军队从右翼调到左翼以攻击法

军右翼)的利弊。

“诸位!”库图佐夫说,“我不能赞成伯爵的计划。在敌人鼻子底下调动军队总是危险的,军事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。例如……”库图佐夫似乎在思索,找寻例子,他那明亮天真的目光瞧着别尼生,“哦,就拿弗里德兰战役^①来说吧,我想,伯爵一定记得很清楚……不很顺利,就因为我们在离战场太近的地方重新部署军队……”

接着是暂时的沉默,但大家都觉得沉默了很久。

讨论又恢复了,但常常中断,因为大家觉得没有更多的话要说。

在一次间歇时,库图佐夫长叹一声,仿佛有话要说。大家都向他转过头去。

“诸位,看来我得为打碎的瓦罐付出代价了!”他说。接着他缓缓地站起来,走到桌子旁边。“诸位,你们的意见我听到了。有几位可能不赞成我的意见。但我,”他停了停,“凭皇上和祖国授予我的权力,我命令撤退。”

接着将军们庄严而沉默地散去了,就像丧礼结束那样。

有几个将军低声向总司令说了些什么,语调同在会上说话时完全不一样。

玛拉莎从高板床上小心地爬下来,光脚板踩着上炕的台阶,在将军们的腿脚之间磕绊着,溜出门去。家里人早就在等她吃晚饭了。

库图佐夫把将军们打发走了,双肘搁在桌上,坐了好一阵,一直想着那个可怕的问题:“放弃莫斯科究竟是什么时候决定的?这问题究竟是什么时候定下的?谁应负这个责任?”

“这事我没有想到,”他对深夜进来的副官施耐德说,“这事我没有想到!这事我没有想到!”

“您该休息了,大人!”施耐德说。

^① 1807年在东普鲁士的弗里德兰,别尼生指挥的俄普联军被拿破仑打得太败。

“不行！他们将像土耳其人那样吃马肉！”库图佐夫没有理他，却大声吆喝，用浮肿的拳头敲着桌子，“他们也要吃马肉，只要……”

5

当时，比不战而退更重大的事是放弃和焚毁莫斯科，而拉斯托普庆被认为是领导这件事的人。不过，拉斯托普庆的行动与库图佐夫完全不同。

放弃和焚毁莫斯科是不可避免的，就像在鲍罗金诺战役后不战而退出莫斯科一样。

每一个俄国人，不是根据推理而是根据深藏在我和父辈心中的感情，都能料到这一点。

从斯摩棱斯克起，在俄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，没有拉斯托普庆伯爵的参与和他的传单，都发生过同莫斯科一样的事。人民若无其事地等待着敌人，不闹事，不骚动，不把什么人撕碎，却镇定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，自信能在最困难的时刻有力量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等到敌人一迫近，有钱人留下财产走了；穷人则留在城里，焚毁遗留下来的东西。

俄国人心一直觉得非如此不可。莫斯科将沦陷，1812年莫斯科公众心里都有这种预感。早在七月和八月初离开莫斯科的人，就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有些人带上能带走的东西，留下房屋和一半财产，凭着潜藏在心里的爱国热情行动。这种爱国热情不靠豪言壮语，不靠为拯救祖国而献出自己的孩子等不自然行为，而是自然地悄悄表现出来，因而总能产生最有力的效果。

有人对他们说：“逃避危险是可耻的，只有懦夫才逃离莫斯科。”拉斯托普庆在传单里告诫他们，离开莫斯科是可耻的。他们羞于被人称为懦夫，羞于出走，但他们还是走了，知道非走不可。他们为什么要走？并不是拉

斯托普庆用拿破仑在占领区的恐怖行为把他们吓跑的。首先出走的是有钱的、受过教育的人，他们十分清楚，维也纳和柏林在拿破仑占领时期没有遭到破坏，居民同迷人的法国人过得很愉快，而当时的俄国人特别是俄国上层妇女非常喜欢这些迷人的法国人。

他们离开京城，因为对俄国人来说，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莫斯科生活无好坏可言。在法国人统治下根本无法生活，没有比这更糟的了。早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前，俄国人就走了，而在鲍罗金诺战役之后走得更快，他们不理睬保卫城市的号召，也不理睬莫斯科卫戍司令要抬着伊维尔教堂的圣母像作战的宣言，以及要放气球来消灭法国人的打算，也不理睬拉斯托普庆公告里的一派胡言乱语。他们知道打仗是军队的事，如果军队不能打仗，那么，带着太太、小姐和家奴是不可能到三山区去打拿破仑的，他们非走不可，虽然很舍不得丢下财产。他们离开莫斯科，根本没想到这座被居民所放弃和焚毁（一座用木头筑成的城市不免要被烧成焦土）的广大富裕的京城的意义。他们离开莫斯科，人人都是为了自己，但也正由于他们走了，才完成俄国人民流芳百世的庄严事业。那个贵夫人模糊地意识到她不做拿破仑的奴隶，又唯恐被拉斯托普庆伯爵下令留下，早在六月间就带着她的黑奴和小丑，从莫斯科逃难到萨拉托夫乡下。她这一行动倒确实是参与了拯救俄国的伟大事业。拉斯托普庆伯爵呢，他时而辱骂离开莫斯科的人，时而撤走政府机关，时而把毫无用处的旧武器发给喝醉酒的乌合之众，时而抬出圣像游行，时而禁止奥古斯丁神父搬走圣骨和圣像，时而夺取莫斯科所有的私人马车，时而派一百三十六辆马车搬运雷比赫所造的气球，时而暗示他要烧掉莫斯科，时而说他怎么烧掉自己的房子，时而给法国人写声明，严词谴责他们焚毁孤儿院，时而把焚毁莫斯科的功劳归于自己，时而又推卸责任，时而命令民众把间谍都逮捕起来交给他，时而因此责备民众，时而把所有的法国侨民赶出莫斯科，时而扣留莫斯科全体法国侨民的中心人物奥倍尔-舍尔玛太太，又无缘无故逮捕和放逐德高望重的邮政总监克留恰列夫，